

# 中國智庫對粵港澳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的研究 ——基於 221 家中國智庫數據的實證分析

楊清玄 張光南

**[摘要]** 本文採用 221 家中國智庫的數據資料，通過負二項迴歸和定性比較分析結合的方法，分析國家高端智庫、省（市）社會科學院和高校智庫對粵港澳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的影響因素。研究結果發現，位於粵港澳大灣區的智庫能顯著提高其決策、社會和學術影響力；智庫負責人的行政級別是影響智庫三個領域的影響力的關鍵因素。此外，人員規模較大的智庫更容易獲得社會影響力和決策影響力，而智庫所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對智庫的社會影響力具有提升效果。研究進一步揭示了智庫影響力形成過程中多因素交互作用的複雜性，指出對於大灣區外的智庫而言，負責人的工作年限與其他條件的結合對影響力產生重要作用。最後，本文通過採用比以往研究更廣泛且多樣化的數據集，提高了研究結果的無偏性，有助於深化對智庫在區域政策規劃中影響力的理解。

**[關鍵詞]** 智庫 社會影響力 決策影響力 學術影響力 粵港澳大灣區

## 一、引言

智庫是一種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它們在全球社會發揮了多樣化的作用。<sup>①</sup>2022 年 4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國家“十四五”時期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明確提出，要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着力打造一批具有重要決策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國際影響力的新型智庫。<sup>②</sup>目前，中國智庫建設成效顯著。截止 2023 年 12 月，中國內地擁有 1,096 家智庫，研究主要集中於經濟、社會發展、科技、區域發展，並且從數量增長階段跨越到品質提高階段。<sup>③</sup>粵港澳大灣區（下稱“大灣區”）在中國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sup>④</sup>並

**作者簡介：**楊清玄（通訊作者），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張光南，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sup>①</sup> McGann, James G. 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 January 2021, [www.bruegel.org/sites/default/files/wp-content/uploads/2021/03/2020-Global-Go-to-Think-Tank-Index-Report-Bruegel.pdf](http://www.bruegel.org/sites/default/files/wp-content/uploads/2021/03/2020-Global-Go-to-Think-Tank-Index-Report-Bruegel.pdf). Accessed 19 August 2025.

<sup>②</sup> 〈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國家“十四五”時期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中國政府網，2022 年 4 月 27 日，[www.gov.cn/xinwen/2022-04/27/content\\_5687532.htm](http://www.gov.cn/xinwen/2022-04/27/content_5687532.htm)，2025 年 5 月 2 日讀取。

<sup>③</sup> 吳宇：〈總數超千家：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正從數量發展步入高品質發展新階段〉，新華網，2024 年 7 月 19 日，[sh.news.cn/20240719/ec3b44fd68ae48b7b3ecce7fb36ad9d9/c.html](http://sh.news.cn/20240719/ec3b44fd68ae48b7b3ecce7fb36ad9d9/c.html)，2025 年 5 月 2 日讀取。

<sup>④</sup> 〈中共中央 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國政府網，2019 年 2 月 18 日，[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70836.htm](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70836.htm)，2025 年 5 月 2 日讀取。

且擁有“打造高品質發展典範的首要任務”，<sup>①</sup>與其相關的研究將有助於各界理解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此外，智庫能在大灣區規劃過程中起到強大的策略支援作用，本文涉及的 221 家中國智庫涵蓋了大灣區大部分研究的範圍，研究智庫對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的影響因素，對於強化大灣區的科學決策能力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

雖然現有文獻研究了智庫的學術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和決策影響力，然而大部分研究僅將中國的智庫分為半官方智庫和民間智庫，這種方法無法反映國家高端智庫和高校智庫的影響力特徵。同時，對於大灣區的研究而言，現有研究雖然分析了政策在大灣區發展中的重要作用，<sup>②</sup>然而未從智庫對大灣區政策影響力的角度開展定量分析。在研究方法方面，現有關於智庫的研究僅使用計量迴歸方法而未結合定性比較分析，無法反映出智庫影響力產生的複雜性。<sup>③</sup>在量化指標方面，現有研究未全面控制智庫的機構特徵、負責人特徵和環境特徵等變量對智庫影響力的作用，導致結果有偏。<sup>④</sup>因此，本文利用定量分析和定性比較分析相結合的方法，採用中國 221 家智庫的資料，將智庫分為國家高端智庫、省（市）社會科學院和高校智庫，全面考慮機構、負責人和環境三方面的影響因素，實證分析智庫對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的影響因素。

智庫的機構特徵、負責人特徵和環境特徵對其影響力有重要作用。就機構特徵而言，根據現有文獻，智庫等機構的類別、規模、地理位置、歷史、國際合作對其影響力有重要作用。<sup>⑤</sup>對於負責人特徵而言，性別、研究論文數量、科研經驗、專業性水平、是否專門從事專業化活動對其影響力有重要作用。<sup>⑥</sup>在環境特徵方面，城市人口數量、社會市場化

<sup>①</sup> 〈粵港澳大灣區：打造高品質發展典範〉，中國政府網，2019 年 3 月 1 日，[www.gov.cn/zhengce/2019-03/01/content\\_5369478.htm](http://www.gov.cn/zhengce/2019-03/01/content_5369478.htm)，2025 年 5 月 2 日讀取。

<sup>②</sup> 張福磊：〈多層級治理框架下的區域空間與制度建構：粵港澳大灣區治理體系研究〉，《行政論壇》（哈爾濱），第 3 期，2019 年，頁 95–102；鍾韻、胡曉華：〈粵港澳大灣區的構建與制度創新：理論基礎與實施機制〉，《經濟學家》（成都），第 12 期，2017 年，頁 50–57。

<sup>③</sup> Zhu, Xufeng.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Different Ways and Mechanisms.” *Asian Survey*, vol. 49, no. 2, 2009, pp. 333–57; Zhu, Xufeng. “Government Advisors or Public Advocates? Roles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Vari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207, 2011, pp. 668–86.

<sup>④</sup> 陳升、孟漫：〈智庫影響力及其影響機理研究 —— 基於 39 個中國智庫樣本的實證研究〉，《科學學研究》（北京），第 9 期，2015 年，頁 1305–12。

<sup>⑤</sup> Eising, Rainer. “The Access of Business Interests to EU Institutions: Towards Élite Pluralism?” *EU Lobbying: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edited by David Coen, Routledge, 2007, pp. 52–71; Rich, Andrew, and R. Kent Weaver. “Think Tanks in the U.S. Media.”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vol. 5, no. 4, 2000, pp. 81–103; Frenken, Koen, et al. “What Drives University Research Performance? An Analysis using the CWTS Leiden Ranking data.”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vol. 11, no. 3, 2017, pp. 859–72; Arroyo-Machado, Wenceslao, et al. “From Academic to Media Capital: To What Extent Does the Scientific Reputation of Universities Translate into Wikipedia Attention?”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75, no. 4, 2024, pp. 423–37.

<sup>⑥</sup> Puertas, Rose, et al. “Are Female Researchers More Efficient? An analysis of Gender in a Spanish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cientometrics*, vol. 128, no. 12, 2023, pp. 6611–32; Birkholz, Julie M., et al. “Drivers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Visibility: A Study of UK HEIs Social Media Use vs.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SSI*, 2015, pp. 502–13; Ramos, Raúl, et al. “An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in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ublications by Spanish Universities between 1994 and 2004.” *Scientometrics*, vol. 71, no. 1, 2007, pp. 117–44; Rich, Andrew, and R. Kent Weaver. “Think Tanks in the U.S. Media.”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vol. 5, no. 4, 2000, pp. 81–103; Eising, Rainer. “The Access of Business Interests to EU Institutions: Towards Élite Pluralism?” *EU Lobbying: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edited by David Coen, Routledge, 2007, pp. 52–71.

水平、地區知識發展水平對智庫影響力的作用不容忽視。<sup>①</sup>

現有文獻聚焦於大灣區的政策實施效果、理論基礎以及協同發展要素，但缺少智庫對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的影響因素的量化研究。在研究政策實施效果方面，一些文獻分析了政策在物流效率和香港青年國家身分認同方面的實施效果。<sup>②</sup>在理論基礎探索方面，有學者分別分析了大灣區政策制定的多層級治理框架，以及區域合作制度創新的理論依據與實施機制。<sup>③</sup>而在協同發展方面，粵港澳創新要素自由流通和跨境區域協調是主要的研究課題。<sup>④</sup>然而，較少研究量化分析智庫對大灣區政策規劃的影響力。

除此之外，現有智庫研究存在智庫分類不完善的問題，以及只採用定量分析而無法反映智庫影響力產生的複雜性問題。對於智庫分類而言，目前普遍採用的智庫分類方法無法反映國家高端智庫和高校智庫的影響力特徵。<sup>⑤</sup>在實證方法上，目前普遍採用的計量方法因未結合定性比較分析，導致研究結果難以充分呈現智庫影響力產生過程中多種因素交互作用的複雜性。<sup>⑥</sup>對現有文獻存在的問題，本文嘗試在以下方面進行改進：

第一，針對現有文獻採用的智庫分類方法無法反映國家高端智庫和高校智庫的影響力特徵的問題，本文基於智庫的成立背景、研究內容、組織框架、功能定位，將智庫分為國家高端智庫、省（市）社會科學院和高校智庫，比較和考察三類智庫的政策影響力模式。

第二，大灣區的研究方面，現有文獻分析了大灣區的政策實施效果、理論基礎，以及協同發展要素，較少文獻從智庫對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的角度進行研究。因此，本文研究智庫對大灣區政策影響力的影響因素，並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第三，實證方法和計量技術方面，現有文獻主要採用了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簡稱 OLS）。然而，該方法忽略了智庫的影響力往往是離散變量的特徵，進而可能造成估計量的偏誤。其次，雖然採用計量迴歸方法可以估計在其他條件不變時每個變量對智庫影響力的作用，但忽略了智庫對政策的影響力的複雜性，即不同的變量結合起來對

<sup>①</sup> Bettencourt, Luís M. A., et al. "Growth, Innovation, Scaling, and the Pace of Life in Citi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104, no. 17, 2007, pp. 7301–6; Eikenberry, Angela M. "Refusing the Market: A Democratic Discourse for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vol. 38, no. 4, 2009, pp. 582–96; Zhu, Xufeng. "Government Advisors or Public Advocates? Roles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Vari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207, 2011, pp. 668–86.

<sup>②</sup> Hong, Shuquan, et al. "A Study on the Policy Effect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on Logistics Efficiency." *Sustainability*, vol. 15, no. 2, 2023, p. 1078; Fu, Chengzhe, et al. "How China's Great Bay Area Policies Affect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Hong Kong Youth – A Study of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13, no. 8, 2023, p. 644.

<sup>③</sup> 張福磊：〈多層級治理框架下的區域空間與制度建構：粵港澳大灣區治理體系研究〉，《行政論壇》（哈爾濱），第 26 卷，第 3 期，2019 年，頁 95–102；鍾韻、胡曉華：〈粵港澳大灣區的構建與制度創新：理論基礎與實施機制〉，《經濟學家》（成都），第 12 期，2017 年，頁 50–57。

<sup>④</sup> 劉雲剛等：〈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區域協調：現狀、問題與展望〉，《城市觀察》（廣州），第 1 期，2018 年，頁 7–25；葉林、宋星洲：〈粵港澳大灣區區域協同創新系統：基於規劃綱要的視角〉，《行政論壇》（哈爾濱），第 3 期，2019 年，頁 87–94。

<sup>⑤</sup> Zhu, Xufeng.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Different Ways and Mechanisms." *Asian Survey*, vol. 49, no. 2, 2009, pp. 333–57.

<sup>⑥</sup> Zhu, Xufeng.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Different Ways and Mechanisms." *Asian Survey*, vol. 49, no. 2, 2009, pp. 333–57; Zhu, Xufeng. "Government Advisors or Public Advocates? Roles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Vari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207, 2011, pp. 668–86.

智庫的影響力所產生的作用，從而無法獲得完整的結論。此外，現有文獻在通過計量迴歸方法進行分析時，往往未能全面控制智庫的機構特徵、負責人特徵和環境特徵，從而導致結果出現偏差。對此，本文通過分析智庫影響力的分布特徵，以及統計量特徵，充分考慮智庫影響力的離散型和非均等分散性，採用計數模型中的負二項迴歸，在迴歸模型中全面控制了智庫的機構特徵、負責人特徵和環境特徵，同時採用定性比較分析，以考慮智庫影響力的複雜性。

## 二、研究設計

### （一）數據來源

智庫的機構特徵和負責人特徵數據來自 247 家智庫官方網站，其中包括 25 家國家高端智庫、31 家省（市）社科院和 191 家高校智庫。智庫的環境特徵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局“國家數據庫”（2018 年）。智庫的學術影響力資料來自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智庫的社會影響力和決策影響力資料則來自中國知網“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各影響力的統計資料日期範圍設定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1 日。本文對樣本作出如下處理：（1）將既屬於國家高端智庫也屬於省（市）社會科學院（或高校智庫）（共 3 所）均歸類為國家高端智庫，因為國家高端智庫同時擁有了其他兩類智庫所涉及的全部資源；（2）使用智庫人員數量代替智庫資金來表示智庫規模，因為資金充足的機構往往會僱用更多的員工；<sup>①</sup>（3）剔除解釋變量中出現數據缺失的智庫，最後樣本涉及 221 家智庫，包括 23 家國家高端智庫、29 家省（市）社會科學院，以及 169 家高校智庫。

### （二）變量說明與模型設計

#### （1）變量說明與描述性統計

本文以大灣區政策規劃為研究場景，其涉及“一國兩制”實踐深化、跨境要素流動協同等複雜議題，極需智庫提供專業支撐與多元解決方案。基於 Johan Galtung 的社會結構理論（將政策參與者劃分為決策核心、中心、邊緣區域三層），<sup>②</sup>結合 Xufeng Zhu 的研究框架，<sup>③</sup>將智庫對大灣區政策規劃的影響力設定為學術、決策、社會三種影響力：決策影響力聚焦對核心層政策制定者的規劃建言與方案供給，學術影響力面向中心層專業群體的共識凝聚與理論創新，社會影響力側重對邊緣層公眾的認知引導與認同構建。這一設定既契合大灣區政策規劃對多元主體協同治理的現實需求，也完整覆蓋了智庫在政策制定、專業傳播、

<sup>①</sup> Zhu, Xufeng.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Different Ways and Mechanisms.” *Asian Survey*, vol. 49, no. 2, 2009, pp. 333–57.

<sup>②</sup> Galtung, Johan. “Foreign Policy Opinion as a Function of Social Posit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1, no. 3/4, 1964, pp. 206–31.

<sup>③</sup> Zhu, Xufeng.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Different Ways and Mechanisms.” *Asian Survey*, vol. 49, no. 2, 2009, pp. 333–57.

社會動員中的全鏈條作用，確保因變量測量的系統性與針對性。

學術影響力：基於 Minga Negash、Leila Tahmooresnejad 等人思路，<sup>①</sup>本文採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智庫發表的、和粵港澳大灣區相關的論文數量來表示智庫的學術影響力。

決策影響力：根據陳升和孟漫的研究方法，<sup>②</sup>本文採用“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中智庫在黨報對於大灣區報導的出現條數表示智庫的決策影響力，並根據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報刊導航”中的黨報和黨刊目錄，選取《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解放軍報》及其他 34 家省級黨報，共 38 家黨報作為資料來源。選取黨報作為資料來源是因為黨報以決策參考或內參的形式與黨政部門的各級領導建立直接聯繫，對決策結果的影響十分重要。例如，遠明智庫創辦人莫遠明在 2020 年撰寫的關於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的決策建議被新華社採納，當年重慶市“兩會”將該建議列為重點提案，相關的理論文章也在《經濟日報》及《重慶日報》上刊發。上述建議通過黨報傳播後，更獲四川省領導批轉至省發展改革委進行研究和推動。<sup>③</sup>

社會影響力：參考 Andrew Rich 和 R. Kent Weaver 的方法，<sup>④</sup>本文採用“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中智庫在媒體（不包括黨報）對於大灣區報導的出現條數表示智庫的社會影響力。

在智庫影響力的影響因素選擇上，本文根據現有研究將變量分為三個部分：機構特徵、負責人特徵和環境特徵。

在機構特徵上，我們使用智庫的類型、規模（人員數量）、地理位置和歷史作為衡量智庫機構特徵的變量。智庫類型包括國家高端智庫、省（市）社會科學院和高校智庫。具體而言，國家高端智庫用於“錨定國家重大戰略需求，聚焦牽動全局的重要課題”，和黨中央、國務院聯繫緊密；<sup>⑤</sup>省（市）社會科學院是省（市）委、省（市）政府直接領導的綜合性社會科學研究機構，與本地政府聯繫緊密；<sup>⑥</sup>高校智庫是附屬於高校的常設機構，擁有學科和人才等資源優勢。另外，表示智庫規模的人員數量以萬人來計算。

對於智庫地理位置，現有文獻表明由於時間和資源有限，位於媒體集聚地的機構更容

<sup>①</sup> Negash, Minga, et al. “Factors Impacting Accounting Research Outpu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 exploratory Study.” *The British Accounting Review*, vol. 51, no. 2, 2019, pp. 170–92; Tahmooresnejad, Leila, et al. “The Role of Public Funding in Nanotechnology Scientific Production: Where Canada Stands in Comparison to the United States.” *Scientometrics*, vol. 102, no. 1, 2015, pp. 753–87.

<sup>②</sup> 陳升、孟漫：〈智庫影響力及其影響機理研究——基於 39 個中國智庫樣本的實證研究〉，《科學學研究》（北京），第 9 期，2015 年，頁 1305–12。

<sup>③</sup> 童浩：〈智庫專家莫遠明：資政建言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走深走實〉，今日頭條，2025 年 5 月 19 日，[www.toutiao.com/article/7506074799412642367/?upstream\\_biz=doubao&source=m\\_redirect&wid=1750474085489](http://www.toutiao.com/article/7506074799412642367/?upstream_biz=doubao&source=m_redirect&wid=1750474085489)，2025 年 6 月 21 日讀取。

<sup>④</sup> Rich, Andrew, and R. Kent Weaver. “Think Tanks in the U.S. Media.”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vol. 5, no. 4, 2000, pp. 81–103.

<sup>⑤</sup> 楊麗娜、程宏毅：〈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工作一周年回顧與研究中國智庫影響力的實證研究與政策建議〉，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6 年 12 月 1 日，[theory.people.com.cn/n1/2016/1201/c40531-28917210.html](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6/1201/c40531-28917210.html)，2025 年 5 月 2 日讀取。

<sup>⑥</sup> 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項目組：〈中國智庫影響力的實證研究與政策建議〉，《社會科學》（上海），第 4 期，2014 年，頁 4–21。

易被媒體報導，<sup>①</sup>因此，智庫地理位置指標的設定應當考慮媒體集聚地。鑑於 63.38% 關於大灣區政策的新聞是由大灣區記者報導的，因此採用智庫是否位於大灣區來表示智庫的地理位置。本研究中，雖然智庫是否位於大灣區與智庫所在省份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均為與智庫所在地有關的變量，但是二者並不重複。理由如下：（1）智庫所在省份人均 GDP 無法衡量當地媒體接觸智庫的便利性，因此有必要加入是否位於大灣區的地理位置變量；（2）中國地區的發展存在差異，有必要進行全國範圍的調查來充分分析智庫的影響力，<sup>②</sup>地理位置變量不足以衡量智庫所在地區的全部情況，因此還有必要考慮其他地區特徵的變量，有文獻指出，智庫所在省份的知識發展指數（Innovation Knowledge Diffusion Index，簡稱 IKDI）和各省人均 GDP 擁有較強的正相關關係，<sup>③</sup>據此有必要包括智庫所在省份人均 GDP；（3）大灣區包括廣東省九個相鄰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其與省份（直轄市）不是同級概念；（4）在方差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檢驗中，並沒有發現上述兩個變量存在多重共線性。

對於智庫歷史，鑑於智庫歷史與影響力的關係不一定為線性關係，本文基於 Zhu 的研究思路，<sup>④</sup>將 1990 年前成立的歷史悠久的智庫的歷史變量設為 1，將 1990 年後成立的歷史較為短暫的智庫的歷史變量設為 0。

在機構的負責人特徵上，由於智庫負責人在建立智庫的關係網絡時起到最重要的作用，因此將智庫負責人作為分析對象，並使用智庫負責人的行政級別、學歷、海外留學經歷和在智庫的工作經驗作為負責人特徵的指標。<sup>⑤</sup>第一，智庫負責人的行政級別決定了他的行政聯繫，<sup>⑥</sup>行政級別是負責人的社會身分標識，可以說明他擴展的社會網絡，<sup>⑦</sup>因此智庫負責人的行政級別可以被用來衡量他的行政聯繫和人際關係網絡。由於中國國家幹部採用的是“下管一級”的管理體制，<sup>⑧</sup>省部級及以上的負責人和中央決策層的聯繫比其他級別的負責人和中央決策層的聯繫更密切，因此，本文將省部級及以上負責人的行政級別設為 1，省部級以下負責人的行政級別設為 0。第二，負責人的學歷（博士、碩士互斥，基準組為本科及以下）與海外留學經歷（含學位、訪學等）反映專業水平與國際視野，碩博無重複，留學經歷雖與學歷樣本重疊但維度機制不同，無計量重複，可共入模型。此外，負責人在

<sup>①</sup> Rich, Andrew, and R. Kent Weaver. “Think Tanks in the U.S. Media.”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vol. 5, no. 4, 2000, pp. 81–103.

<sup>②</sup> Zhu, Xufeng. “Government Advisors or Public Advocates? Roles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Vari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207, 2011, pp. 668–86.

<sup>③</sup> 胡鞍鋼、熊義志：〈我國知識發展的地區差距分析：特點、成因及對策〉，《管理世界》（北京），第 3 期，2000 年，頁 5–17、216。

<sup>④</sup> Zhu, Xufeng.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Different Ways and Mechanisms.” *Asian Survey*, vol. 49, no. 2, 2009, pp. 333–57.

<sup>⑤</sup> Zhu, Xufeng.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Different Ways and Mechanisms.” *Asian Survey*, vol. 49, no. 2, 2009, pp. 333–57.

<sup>⑥</sup> Zhu, Xufeng.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Different Ways and Mechanisms.” *Asian Survey*, vol. 49, no. 2, 2009, pp. 333–57.

<sup>⑦</sup> 朱旭峰：〈中國政策精英群體的社會資本：基於結構主義視角的分析〉，《社會學研究》（北京），第 4 期，2006 年，頁 86–116。

<sup>⑧</sup> 周黎安：〈中國地方官員的晉升錦標賽模式研究〉，《經濟研究》（北京），第 7 期，2007 年，頁 36–50。

智庫的工作經驗代表了他在該智庫積累的、對於某個政策問題的專業知識，本文僅計算同一智庫的工作經驗。<sup>①</sup>

在環境特徵上，本文使用智庫所在省份的 2018 年人均 GDP 來衡量智庫所處環境。Zhu 的研究表示，智庫所在省份的知識水平決定了當地受眾對智庫政策思想的接受程度，進而決定了智庫的政策影響力。<sup>②</sup>又因為用於衡量各省知識發展水平的知識發展指數和中國各省的人均 GDP 有很強的正相關關係，<sup>③</sup>因此可以使用智庫所在省份的人均 GDP 來替代各省的知識發展指數。綜上所述，本研究所涉及指標的說明如下表所示（表 1）。

表 1 變量說明與統計描述

變量類型	變量名與符號	指標說明（單位）	觀測值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被解釋變量</i>								
智庫影響力	學術 影響力	<i>A</i>	智庫發表和大灣區有關的 論文數量（篇）	221	0.92	4.77	0	48
	社會 影響力	<i>S</i>	智庫在媒體（不包括黨報） 對於大灣區報導的 出現條數（條）	221	12.37	67.11	0	720
	決策 影響力	<i>D</i>	智庫在黨報對於大灣區報 導的出現條數（條）	221	3.47	18.92	0	202
<i>解釋變量</i>								
智庫機構特徵	國家高端 智庫	<i>Top</i>	是否是國家高端智庫， 1 = 是，0 = 否（無量綱）	221	0.10	0.31	0	1
	省（市） 社會科學 院	<i>Ss</i>	是否是省（市）社科院智 庫，1 = 是，0 = 否 （無量綱）	221	0.13	0.34	0	1
	高校智庫	<i>Edu</i>	是否是高校智庫， 1 = 是，0 = 否（無量綱）	221	0.76	0.43	0	1
	規模	<i>Size</i>	智庫的人員數量（萬人）	221	0.07	0.08	0.0007	12
	地理位置	<i>Location</i>	是否位於大灣區， 1 = 是，0 = 否（無量綱）	221	0.05	0.23	0	1
	歷史	<i>History</i>	1 = 智庫成立於 1990 年前， 0 = 智庫成立於 1990 年後 （無量綱）	221	0.29	0.46	0	1

<sup>①</sup> Zhu, Xufeng.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Different Ways and Mechanisms." *Asian Survey*, vol. 49, no. 2, 2009, pp. 333–57.

<sup>②</sup> Zhu, Xufeng. "Government Advisors or Public Advocates? Roles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Vari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207, 2011, pp. 668–86.

<sup>③</sup> 胡鞍鋼、熊義志：〈我國知識發展的地區差距分析：特點、成因及對策〉，《管理世界》（北京），第 3 期，2000 年，頁 5–17、216。

變量類型	變量名與符號	指標說明（單位）	觀測值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智庫負責人 特徵	行政級別	<i>Rank</i>	智庫負責人行政級別是否為省部級及以上，1 = 是，0 = 否（無量綱）	221	0.11	0.31	0	1
	博士學歷	<i>PhD</i>	1 = 智庫負責人學歷為博士，0 = 智庫負責人學歷為博士以下（無量綱）	221	0.77	0.42	0	1
	碩士學歷	<i>Ms</i>	1 = 智庫負責人學歷為碩士，0 = 智庫負責人學歷為碩士以下（無量綱）	221	0.14	0.35	0	1
	海外留學 經驗	<i>Overseas</i>	1 = 智庫負責人有海外留學經歷，0 = 智庫負責人沒有海外留學經歷（無量綱）	221	0.25	0.43	0	1
	工作年限	<i>Year</i>	智庫負責人在智庫工作的年限（年）	221	15.18	7.25	2	42
環境特徵	所在省份 人均 GDP	<i>GDP</i>	智庫所在省份 2018 年的人均 GDP（萬人民幣）	221	10.13	3.97	1.49	14.02

資料來源：數據來自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以及“中國經濟社會大數據研究平台”，www.cnki.net，2020年6月1日讀取；各智庫官網。

## （2）研究方法

由於智庫的學術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和決策影響力不滿足最小二乘法中誤差項服從正態分布基本假設，具體而言，計數資料的標準分布存在的異方差會導致最小二乘法迴歸估計出現有偏的結果。<sup>①</sup>對此，該計量分析應當考慮泊松迴歸（Poisson regression），零膨脹負二項迴歸（zero-inflated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和負二項迴歸（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而進一步分析顯示，被解釋變量的方差大於均值，三種迴歸的 alpha 檢驗值均顯著（即拒絕了泊松迴歸）；且三種迴歸的 Vuong 檢驗值均不顯著（即拒絕了零膨脹負二項迴歸），故本文採用負二項迴歸模型。對此，學術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和決策影響力的基本模型如下：

<sup>①</sup>黃榮貴、桂勇：〈社會網絡規模的影響因素：不同估計方法的比較〉，《社會學研究》（北京），第4期，2010年，頁106-25、244-45。

$$\begin{aligned}
A_i &= f_1(Top_i, Ss_i, Size_i, Location_i, History_i, Rank_i, PhD_i, Ms_i, Overseas_i, Year_i, GDP_i, \alpha_i) \\
&= \beta_0 + \beta_1 Top_i + \beta_2 Ss_i + \beta_3 Size_i + \beta_4 Location_i + \beta_5 History_i + \beta_6 Rank_i + \beta_7 PhD_i + \beta_8 Ms_i + \beta_9 Overseas_i \\
&\quad + \beta_{10} Year_i + \beta_{11} GDP_i \textcircled{1}
\end{aligned} \tag{1}$$

$$\begin{aligned}
S_i &= f_2(Top_i, Ss_i, Size_i, Location_i, History_i, Rank_i, PhD_i, Ms_i, Overseas_i, Year_i, GDP_i, \lambda_i) \\
&= \gamma_0 + \gamma_1 Top_i + \gamma_2 Ss_i + \gamma_3 Size_i + \gamma_4 Location_i + \gamma_5 History_i + \gamma_6 Rank_i + \gamma_7 PhD_i + \gamma_8 Ms_i + \gamma_9 Overseas_i \\
&\quad + \gamma_{10} Year_i + \gamma_{11} GDP_i
\end{aligned} \tag{2}$$

$$\begin{aligned}
D_i &= f_3(Top_i, Ss_i, Size_i, Location_i, History_i, Rank_i, PhD_i, Ms_i, Overseas_i, Year_i, GDP_i, \mu_i) \\
&= \delta_0 + \delta_1 Top_i + \delta_2 Ss_i + \delta_3 Size_i + \delta_4 Location_i + \delta_5 History_i + \delta_6 Rank_i + \delta_7 PhD_i + \delta_8 Ms_i + \delta_9 Overseas_i \\
&\quad + \delta_{10} Year_i + \delta_{11} GDP_i
\end{aligned} \tag{3}$$

其中  $A_i$ 、 $S_i$ 、 $D_i$  分別是智庫  $i$  的學術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和決策影響力。 $Top_i$  和  $Ss_i$  是智庫  $i$  的類別，具體分別指國家高端智庫和省（市）社會科學院。<sup>②</sup>智庫的機構特徵  $Size_i$ 、 $Location_i$  和  $History_i$  分別是智庫  $i$  的規模、地理位置和歷史。智庫負責人特徵  $Rank_i$ 、 $PhD_i$ 、 $Ms_i$ 、 $Overseas_i$  和  $Year_i$  分別是  $i$  智庫負責人的行政級別、博士學歷、碩士學歷、海外留學經驗和在智庫的工作年限。環境特徵  $GDP_i$  表示智庫  $i$  所在省份在 2018 年的人均 GDP。 $\alpha_i$ 、 $\lambda_i$  以及  $\mu_i$  是隨機誤差項。

### 三、實證結果

本文採用中國 221 家智庫資料，結合負二項迴歸模型和定性比較分析的方法，分析在大灣區規劃背景下國家高端智庫、省（市）社會科學院和高校智庫影響力的影響因素。為進一步確定不同類型智庫影響力的影響因素，本文在後續的分析中將採用定性比較分析對負二項迴歸結果進行補充和驗證。

本文使用 Stata 14.1 軟件對模型 1、2 和 3 進行負二項迴歸分析，研究智庫對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的影響因素，初步結果見下表（表 2）。

<sup>①</sup>由於泊松回歸與負二項迴歸的隨機誤差項體現在其均值函數中，因此未以顯式形式呈現在均值函數中。

<sup>②</sup>本文選取“高校智庫（Edu）”作為基準參照組，通過在模型中控制“國家高端智庫（Top）”與“省（市）社會科學院（Ss）”兩個變量實現三類智庫的區分：當“ $Top = 1$ 、 $Ss = 0$ ”時，代表智庫類型為“國家高端智庫”；當“ $Top = 0$ 、 $Ss = 1$ ”時，代表智庫類型為“省（市）社會科學院”；當“ $Top = 0$ 、 $Ss = 0$ ”時，即表示智庫類型為“高校智庫（Edu）”。

表 2 關於智庫因素的學術、社會與決策影響力的負二項迴歸

引數	因變量：學術影響力		因變量：社會影響力		因變量：決策影響力	
	Nbreg (1)	Margins (2)	Nbreg (3)	Margins (4)	Nbreg (5)	Margins (6)
<i>智庫機構特徵</i>						
<i>Top</i>	4.392*** (6.02)	0.201** (2.34)	5.965*** (8.37)	1.299*** (2.76)	5.773*** (8.06)	0.165* (1.81)
<i>Ss</i>	1.660* (1.81)	0.076* (1.85)	3.573*** (4.01)	0.778** (2.54)	3.540*** (3.86)	0.101* (1.80)
<i>Size</i>	0.371 (0.58)	0.021 (0.58)	0.145** (2.42)	0.005* (1.84)	0.045** (2.31)	0.002 (1.23)
<i>Location</i>	3.154*** (4.70)	0.145** (2.36)	3.953*** (7.35)	0.5861*** (3.03)	4.101*** (5.97)	0.117** (1.97)
<i>History</i>	0.997* (1.78)	0.046 (1.32)	-0.168 (-0.29)	-0.367 (-0.29)	0.332 (0.69)	0.009 (0.61)
<i>智庫負責人特徵</i>						
<i>Rank</i>	1.415** (2.10)	0.065* (1.93)	0.451 (0.59)	0.983 (0.66)	1.804** (2.07)	0.052** (2.39)
<i>PhD</i>	-0.201 (-0.40)	-0.009 (-0.40)	-0.109 (-0.22)	-0.024 (-0.22)	-1.143*** (-2.78)	-0.032 (-1.47)
<i>Ms</i>	-0.776 (-1.35)	-0.036 (-1.10)	0.201 (0.24)	0.044 (0.23)	-0.799 (-1.39)	-0.023 (-1.24)
<i>Overseas</i>	0.022 (0.03)	0.001 (0.03)	0.491 (0.79)	0.107 (0.81)	1.821*** (2.58)	0.052 (1.39)
<i>Year</i>	0.029 (1.27)	0.001 (1.09)	0.020 (0.89)	0.004 (0.92)	0.039* (1.69)	0.001 (1.37)
<i>環境特徵</i>						
<i>GDP</i>	-0.076 (-0.35)	-0.003 (-0.33)	0.068* (1.84)	0.002* (1.70)	0.038 (0.88)	0.004 (0.82)
Observations	221	221	221	221	221	221
R <sup>2</sup>	0.283	/	0.247	/	0.328	/
Chi <sup>2</sup>	129.14 [0.000]	/	521.95 [0.000]	/	531.18 [0.000]	/
Likelihood	-110.241	/	-218.996	/	-133.423	/

註：括弧內為 z 值，\*\*\*、\*\* 和 \* 分別表示在 1%、5% 和 10% 的置信水平顯著。

資料來源：數據來自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以及“中國經濟社會大數據研究平台”，www.cnki.net，2020 年 6 月 1 日讀取；各智庫官網。

從表2第(3)列和第(5)列看出,規模是影響智庫社會和決策影響力的主要因素。這說明智庫的規模越大,越容易對大灣區政策規劃產生影響力。該結果與國內外大部分研究的結論一致。<sup>①</sup>一方面,較大的智庫能引起決策層注意,從而更容易獲得決策影響力;<sup>②</sup>另一方面,智庫大量的員工能成為媒體新聞素材,新聞價值較高,因此更容易被媒體報導。<sup>③</sup>此外,第(1)列顯示,規模對學術影響力不顯著,這說明學術影響力的市場化水平不高。而社會影響力與決策影響力的市場化水平較高,與2004年的水平相比有所提高。<sup>④</sup>

第(1)、(3)、(5)列顯示,國家高端智庫的迴歸參數在1%的置信水平下均顯著為正,且在數值大小上,國家高端智庫的參數均大於省(市)社科院智庫的參數。這說明國家高端智庫比其他兩類智庫,更容易獲得大灣區政策規劃的影響力。進一步而言,這表明國家高端智庫建設成效顯著,有效產生了影響力。

此外,省(市)社科院智庫的各行的參數均顯著為正,說明省(市)社會科學院比高校智庫更容易產生影響力。這表明省(市)社會科學院建設成效顯著,與決策中心的聯繫密切,因此更容易產生影響力。

第(1)、(3)、(5)列顯示,地理位置的各列的參數均顯著正,說明位於大灣區的智庫更容易對大灣區政策規劃產生影響力。這是因為大灣區的媒體承擔了大部分關於大灣區的報導工作,這些媒體直接報導當地智庫可以大幅度提升效率,<sup>⑤</sup>因此增強了大灣區智庫的社會影響力。其次,大灣區的多元性、開放性和互鑑性為本地智庫提供了良好的發展環境,<sup>⑥</sup>更有利於本地智庫產生影響力。最後,部分位於大灣區智庫的研究話題與大灣區規劃高度相關,更容易對大灣區規劃產生影響力。

從第(1)列和第(5)列看出,行政級別是影響智庫學術影響力和決策影響力的重要因素,說明省部級及以上的負責人比其他負責人更容易獲得影響力。Ruixue Jia 等人和李春生的研究均支持這一結論。其中,Jia 等人聚焦學術影響力層面,其研究發現中國985/211 高校經濟學院的院長在擔任行政職務後,年均論文發表量顯著增加0.7篇,核心驅動因素在於院長掌握的行政資源配置權及其伴隨的影響力;李春生則針對決策影響力層面提出,行政級別帶來的幹部高配機制能通過形成政治勢能、構建隱性權力結構、彌合資訊不對稱,塑造決策權威並凝聚行政共識,進而強化對決策過程的影響。<sup>⑦</sup>上述研究從學術、決策兩

<sup>①</sup> Rich, Andrew, and R. Kent Weaver. "Think Tanks in the U.S. Media."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vol. 5, no. 4, 2000, pp. 81–103; 陳升、孟漫:〈智庫影響力及其影響機理研究——基於39個中國智庫樣本的實證研究〉,《科學學研究》(北京),第9期,2015年,頁1305–12。

<sup>②</sup> Eising, Rainer. "The Access of Business Interests to EU Institutions: Towards Élite Pluralism?" *EU Lobbying: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edited by David Coen, Routledge, 2007, pp. 52–71.

<sup>③</sup> Jonkman, Jeroen G. F., et al. "To Pass or Not to Pass: How Corporate Characteristics Affect Corporate Visibility and Tone in company News Coverage." *Journalism Studies*, vol. 21, no. 1, 2020, pp. 1–18.

<sup>④</sup> Zhu, Xufeng.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Different Ways and Mechanisms." *Asian Survey*, vol. 49, no. 2, 2009, pp. 333–57.

<sup>⑤</sup> Rich, Andrew, and R. Kent Weaver. "Think Tanks in the U.S. Media."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vol. 5, no. 4, 2000, pp. 81–103.

<sup>⑥</sup> 林志鵬、孫海燕:〈粵港澳大灣區智庫建設的定位與路徑〉,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站,2019年1月21日, [theory.people.com.cn/n1/2019/0121/c40531-30579585.html](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121/c40531-30579585.html), 2025年5月2日讀取。

<sup>⑦</sup> Jia, Ruixue, et al. "Power and Publications in Chinese Academi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47, no. 4, 2019, pp. 792–805; 李春生:〈幹部高配:一種基於政治勢能的治理工具〉,《中國行政管理》(北京),第2期,2025年,頁72–81。

個維度共同印證了行政級別對前述兩種影響力的促進作用。

此外，第（3）列表明，行政級別對社會影響力不顯著。這是因為有行政級別的智庫以服務政府為核心，極少向公眾提供免費知識產品，導致公眾獲取成果難度大，難以形成廣泛社會影響力；同時，其行政化、衙門化屬性使其側重政策解釋而非優質知識生產，研究成果內容同質化且缺乏思想交流，無法引發公眾關注與共鳴。<sup>①</sup>

第（5）列顯示，工作年限是影響智庫決策影響力的主要因素，說明擁有工作年限長的負責人的智庫更容易獲得決策影響力，這是因為工作年限長的負責人積累了針對某項政策問題的專業知識和經驗，<sup>②</sup>從而有利於領導智庫獲得決策影響力。

第（3）列顯示，智庫所在省份人均 GDP 是影響智庫社會影響力的主要因素。這說明人均 GDP 高的省份，知識發展水平更高，<sup>③</sup>當地的受眾更容易接受、理解和交流智庫的政策觀點，<sup>④</sup>從而使得智庫更容易獲得社會影響力。其次，（1）、（5）列顯示，智庫所在省份人均 GDP 對於學術影響力與決策影響力不顯著。這說明公眾的知識發展水平對智庫的社會影響力至關重要，但是地區知識發展水平與學者和決策者的關聯度不高。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工作年限僅在 10% 的顯著水平下對智庫的決策影響力有所增強，對學術影響力和社會影響力沒有顯著作用，而負責人教育背景，即博士學歷、碩士學歷、海外留學經驗，在學術影響力和社會影響力下的迴歸參數均不顯著。這說明智庫負責人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經驗對智庫的社會影響力和學術影響力的作用並不直接，而是作為傳達負責人身分和能力的信號，通過負責人的行政關係網絡來產生政策影響力。<sup>⑤</sup>此外，通過變異數膨脹因子檢驗，本文沒有發現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第二，規模僅在 10% 的顯著水平下顯著增加了智庫的社會影響力和決策影響力，說明規模不是影響智庫社會和決策影響力的關鍵因素。這是由於中國政策諮詢市場中，智庫規模和影響力的關係不是非常密切。<sup>⑥</sup>第三，行政級別對社會影響力的影響係數不顯著，說明行政級別不是智庫社會影響力的關鍵因素。相比之下，智庫類別和地理位置對智庫的社會影響力更為關鍵。第四，歷史在各列的係數均不顯著，說明智庫的歷史不是智庫影響力的關鍵因素。而且，Zhu、<sup>⑦</sup>Andrew

<sup>①</sup>王軍：〈中國需要甚麼樣的智庫？〉，湖南智庫網，2016 年 3 月 17 日，[www.hnzk.gov.cn/zhikuyanjiu/2665.html](http://www.hnzk.gov.cn/zhikuyanjiu/2665.html)，2025 年 11 月 5 日讀取。

<sup>②</sup>Zhu, Xufeng.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Different Ways and Mechanisms." *Asian Survey*, vol. 49, no. 2, 2009, pp. 333–57.

<sup>③</sup>胡鞍鋼、熊義志：〈我國知識發展的地區差距分析：特點、成因及對策〉，《管理世界》（北京），第 3 期，2000 年，頁 5–17、216。

<sup>④</sup>Zhu, Xufeng. "Government Advisors or Public Advocates? Roles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Vari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207, 2011, pp. 668–86.

<sup>⑤</sup>朱旭峰：〈中國政策精英群體的社會資本：基於結構主義視角的分析〉，《社會學研究》（北京），第 4 期，2006 年，頁 86–116；Zhu, Xufeng.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Different Ways and Mechanisms." *Asian Survey*, vol. 49, no. 2, 2009, pp. 333–57.

<sup>⑥</sup>Zhu, Xufeng.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Different Ways and Mechanisms." *Asian Survey*, vol. 49, no. 2, 2009, pp. 333–57.

<sup>⑦</sup>Zhu, Xufeng.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Different Ways and Mechanisms." *Asian Survey*, vol. 49, no. 2, 2009, pp. 333–57; Zhu, Xufeng. "Government Advisors or Public Advocates? Roles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Vari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207, 2011, pp. 668–86.

Rich 和 R. Kent Weaver 的研究均支持該結論。<sup>①</sup>第五，所在省份人均 GDP 對學術影響力和決策影響力的影響係數不顯著，說明智庫所在省份人均 GDP 不是智庫的學術和決策影響力的關鍵因素。

## 四、定性比較分析

### （一）定性比較分析典型案例樣本的選取與單項前因條件的必要性與充分性分析

上文的計量模型檢驗只是基於智庫類別的虛擬變量對智庫的影響力進行初步量化分析，由於國家高端智庫和省（市）社科院的資料過少，為單獨分析每類智庫影響力的影響因素，需要採用定性比較分析進行補充。社會現象之所以複雜且難以解釋，是因為不同的與原因相關的條件共同結合起來以某些方式產生一個特定的結果。<sup>②</sup>定性比較分析關注多個不同的條件變量如何以“組合”的形式影響最終的結果。此外，定性比較分析的等效性（*equifinality*）提供了實現相同結果的不同路徑。不過，根據 William Roberts Clark 等學者的研究，在最小二乘法模型中，交互項也可以探究其充分、必要條件。<sup>③</sup>本文餘下部分採用定性比較分析法，對同樣的 221 個智庫樣本進行分析，考察多個不同的條件變量如何以“組合”的形式影響智庫的三類影響力，以對負二項迴歸的檢驗結果進行補充和驗證。

根據定性比較分析慣例，對於大樣本的研究，條件個數可以超過七個變量，<sup>④</sup>但是上述拓展要遵循理論驅動原則，以避免有限多樣性的問題。<sup>⑤</sup>鑑於高學歷以及海外留學經歷都是典型的教育背景能力和身分的體現，<sup>⑥</sup>可將智庫負責人學歷和海外留學經歷合併為負責人教育背景這一單一條件以減少變量數目，並且該合併方法屬於組態理論化中的第一步界定範圍。<sup>⑦</sup>研究對前因要素和被解釋結果進行了定義和編碼（表 3），在閾值選取上，將智庫規模、負責人工作年限以及智庫所在省份 2018 年的人均 GDP 的閾值設為其中位數。

<sup>①</sup> Rich, Andrew, and R. Kent Weaver. "Think Tanks in the U.S. Media."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vol. 5, no. 4, 2000, pp. 81–103.

<sup>②</sup> 毛湛文：〈定性比較分析（QCA）與新聞傳播學研究〉，《國際新聞界》（北京），第 38 卷，第 4 期，2016 年，頁 6–25。

<sup>③</sup> Clark, William Roberts, et al. "A Simple Multivariate Test for Asymmetric Hypotheses." *Political Analysis*, vol. 14, no. 3, 2006, pp. 311–31; Giménez-Espert, María del Carmen, et al. "Evaluation of Emotional Skills in Nursing Using Regression and QCA Models: A Transversal Study." *Nurse Education Today*, vol. 74, 2019, pp. 31–37.

<sup>④</sup> 徐廣平等：〈環境與組織因素組態效應對公司創業的影響——一項模糊集的定性比較分析〉，《外國經濟與管理》（上海），第 1 期，2020 年，頁 3–16。

<sup>⑤</sup> 杜運周、賈良定：〈組態視角與定性比較分析（QCA）：管理學研究的一條新道路〉，《管理世界》（北京），第 6 期，2017 年，頁 155–67。

<sup>⑥</sup> 朱旭峰：〈中國政策精英群體的社會資本：基於結構主義視角的分析〉，《社會學研究》（北京），第 4 期，2006 年，頁 86–116。

<sup>⑦</sup> Furnari, Santi, et al. "Capturing Causal Complexity: Heuristics for Configurational Theoriz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46, no. 4, 2021, pp. 778–99.

表 3 前因要素、被解釋結果的定義與二元編碼（定性比較分析）

代碼及名稱		編碼為 1	編碼為 0
<i>前因要素</i>			
<i>Top</i>	國家高端智庫	智庫為國家高端智庫	智庫不是國家高端智庫
<i>Ss</i>	省（市）社會科學院	智庫為省（市）社會科學院	智庫不是省（市）社會科學院
<i>Edu</i>	高校智庫	智庫為高校智庫	智庫不是高校智庫
<i>Size</i>	智庫規模	智庫規模大於或等於 68 人	智庫規模小於 68 人
<i>Location</i>	智庫地理位置	智庫位於大灣區	智庫不位於大灣區
<i>History</i>	智庫歷史	智庫成立於 1990 年以前	智庫成立於 1990 年以後
<i>Rank</i>	智庫負責人行政級別	負責人行政級別大於或等於省部級	負責人行政級別低於省部級
<i>Expertise</i>	智庫負責人教育背景	負責人擁有碩士及以上學歷或有海外留學經歷	負責人學歷為本科及以下並且沒有海外留學經歷
<i>Year</i>	智庫負責人工作年限	負責人在智庫工作年限大於或等於 16.5 年	負責人在智庫工作年限小於 16.5 年
<i>GDP</i>	智庫所在省份人均 GDP	所在省份 2018 年的人均 GDP 大於或等於 52,949 元（人民幣）	所在省份 2018 年人均 GDP 小於 52,949 元（人民幣）
<i>被解釋結果</i>			
<i>A</i>	學術影響力	智庫發表過和大灣區有關的論文	智庫沒有發表過任何和大灣區有關的論文
<i>S</i>	社會影響力	智庫在媒體（不包括黨報）對於大灣區的報導中出現過	智庫沒有在媒體對於大灣區的報導中出現過
<i>D</i>	決策影響力	智庫在黨報對於大灣區的報導中出現過	智庫沒有在黨報對於大灣區的報導中出現過

為了解各前因要素對被解釋結果的單獨解釋力度，需要通過充分性和必要性來測度。根據里豪克斯（Benoît Rihoux）和拉金（Charles C. Ragin）的研究，<sup>①</sup>條件變量成為必要條件的一致性不小於 0.9，條件變量成為充分條件的一致性不小於 0.85。如下表所示（表 4），所有單項前因條件對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都不構成充要條件。首先，從必要性來看，除了社會影響力之下的“負責人教育背景”之外，其餘單項前因條件對解釋三類影響力的必要性均未超過 0.9，未構成必要條件。其次，從充分性來看，除了社會影響力之下的“國家高端智庫”之外，其他因素都沒有達到 0.85 的門檻值，即不構成充分條件。因此，單項前因條件對本文被解釋變量的解釋力不強，說明智庫影響力是由多個變量共同促成的。因此，本文採用定性比較分析以補充現有結果。具體而言，本文對條件因素進行組合分析，以找出與智庫三類影響力具有決定性聯繫的多個條件組合。

<sup>①</sup>（比）伯努瓦·里豪克斯（Benoît Rihoux）、（美）查爾斯·C·拉金（Charles C. Ragin）；杜運周、李永發譯：《QCA 設計原理與應用：超越定性與定量研究的新方法》，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7 年。

表4 單項前因條件對大灣區政策規劃三類影響力的必要性與充分性分析

前因條件	前因條件充分性			前因條件必要性		
	<i>A</i>	<i>S</i>	<i>D</i>	<i>A</i>	<i>S</i>	<i>D</i>
<i>Top</i>	0.61	0.87	0.78	0.52	0.44	0.58
<i>Ss</i>	0.28	0.52	0.28	0.30	0.33	0.26
<i>Edu</i>	0.03	0.06	0.03	0.19	0.22	0.16
<i>Size</i>	0.38	0.56	0.41	0.89	0.80	0.84
<i>Location</i>	0.33	0.42	0.42	0.15	0.11	0.16
<i>History</i>	0.23	0.38	0.25	0.56	0.56	0.52
<i>Rank</i>	0.57	0.78	0.61	0.48	0.40	0.45
<i>Expertise</i>	0.11	0.20	0.13	0.85	0.91	0.87
<i>Year</i>	0.10	0.13	0.10	0.41	0.31	0.32
<i>GDP</i>	0.13	0.20	0.14	0.85	0.80	0.84
<i>N</i>	221	221	221	221	221	221

## (二) 定性比較分析實證結果

在上一節的負二項迴歸分析中，本文發現國家高端智庫、省（市）社會科學院與高校智庫在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方面存在差異。為進一步確定影響不同類型智庫的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的影響因素，並解決單項前因條件對本文被解釋變量的解釋力不強的問題，本文需要採用定性比較分析的條件組合分析。該分析獲得與智庫政策三類影響力具有決定性聯繫的多個條件組合，來對比各類智庫的機構特徵、負責人特徵與環境特徵如何發生相互作用，從而對智庫影響力產生作用。

定性比較分析分為清晰集定性比較分析法（Crisp-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csQCA）、多值集定性比較分析法（Multi-valued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mvQCA）和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法（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由於清晰集定性比較分析法是被廣泛使用的定性比較分析技術，本文採用該方法分析智庫對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的影響因素。<sup>①</sup>在上述定性比較分析中的條件組合分析，系統地報告了複雜解、中間解和簡約解。其中，複雜解不納入“邏輯餘項”，符合案例實際情況；簡約解納入了所有“容易與困難的邏輯餘項”（easy and difficult remainders）；中間解只包括了“容易邏輯餘項”（easy remainders）。<sup>②</sup>為了確保文章的可讀性與清晰性，下文只報告複雜解。

### (1) 學術影響力的定性比較分析中的條件組合分析

本文將三類智庫的學術影響力取值為1後，採用清晰集定性比較分析法算出九個條件

<sup>①</sup>楊洋洋、謝雪梅：〈基於QCA的網絡輿情熱度影響因素構型分析〉，《情報雜誌》（西安），第38卷，第5期，2019年，頁142-46。

<sup>②</sup>杜運周、賈良定：〈組態視角與定性比較分析（QCA）：管理學研究的一條新道路〉，《管理世界》（北京），第6期，2017年，頁155-67。

組合的複雜解，其中國家高端智庫有六個；省（市）社會科學院有兩個；高校智庫有一個。總覆蓋度為 0.444，一致性為 1。類似地，將學術影響力取值為 0 後進行分析，共得出 16 個條件組合的複雜解，其中國家高端智庫有兩個；省（市）社會科學院有五個；高校智庫有九個。總覆蓋度為 0.907，一致性為 0.989。

通過對比存在／不存在學術影響力的條件組合情況，本文分析了三類智庫的機構特徵如何與負責人特徵以及環境特徵等變量發生相互作用，從而影響智庫的學術影響力。研究發現，三類智庫學術影響力的差異，核心源於同一類型在“有學術影響力”與“無學術影響力”狀態下，二至四個具體條件變量的“出現（●）”、“不出現（○）”或“無關（/）”差異（表 5）：對國家高端智庫而言，差異體現在規模與負責人行政級別兩個變量；對省（市）社會科學院而言，差異聚焦於負責人教育背景與負責人工作年限兩個變量；對高校智庫而言，差異則來自規模、歷史、負責人行政級別與負責人工作年限四個變量。第一，在智庫負責人教育背景強且工作年限長時，對於歷史悠久且位於大灣區外、人均 GDP 較高的省份的國家高端智庫而言，規模和負責人行政級別（省部級及以上）共同影響了智庫的學術影響力。第二，在智庫規模大、歷史悠久且位於大灣區外、人均 GDP 較高的省份時，對於負責人行政級別低於省部級的省（市）社會科學院而言，負責人教育背景和工作年限共同影響了智庫的學術影響力。第三，在智庫位於大灣區外、人均 GDP 高的省份時，對於負責人教育背景較強的高校智庫而言，智庫規模、歷史、負責人行政級別和工作年限共同影響了智庫的學術影響力。

表 5 條件變量構型與組合分析（學術影響力）

條件變量	情況 1		情況 2		情況 3	
	國家高端智庫		省（市）社會科學院		高校智庫	
是否有學術影響力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1) <i>Top</i>	●	●	○	○	○	○
(2) <i>Ss</i>	○	○	●	●	○	○
(3) <i>Edu</i>	○	○	○	○	●	●
(4) <i>Size</i>	●	/	●	●	●	/
(5) <i>Location</i>	○	○	○	○	○	○
(6) <i>History</i>	●	●	●	●	○	/
(7) <i>Rank</i>	●	○	○	○	●	○
(8) <i>Expertise</i>	●	●	●	○	●	●
(9) <i>Year</i>	●	●	●	○	●	○
(10) <i>GDP</i>	●	●	●	●	●	●
淨覆蓋度	0.074	0.010	0.037	0.010	0.037	0.289

註：表 5-7 中，上述結果由 fs/QCA 3.0 軟件估算得出，其中，“●”表示變量出現，“○”表示變量不出現，“/”表示變量與結果無關。

資料來源：數據來自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以及“中國經濟社會大數據研究平台”，www.cnki.net，2020 年 6 月 1 日讀取；各智庫官網。

## (2) 社會影響力的定性比較分析中的條件組合分析

本文將三類智庫的社會影響力取值為 1 後，採用清晰集定性比較分析法分析出八個條件組合的複雜解，其中國家高端智庫有六個；省（市）社會科學院有兩個；高校智庫有零個。總覆蓋度為 0.561，一致性為 1。類似地，將社會影響力取值為 0 後進行分析，共分析出 14 個條件組合的複雜解，其中國家高端智庫有兩個；省（市）社會科學院有四個；高校智庫有八個。總覆蓋度為 0.889，一致性為 0.982。

通過對比存在／不存在社會影響力的條件組合情況，本文分析了國家高端智庫和省（市）社會科學院的機構特徵變量如何與負責人特徵變量，以及環境特徵變量等發生相互作用，從而影響智庫的社會影響力。研究發現，兩類智庫社會影響力的差異，核心源於同一類型在“有社會影響力”與“無社會影響力”狀態下，一至三個具體條件變量的“出現（●）”、“不出現（○）”或“無關（/）”差異（表 6）：對國家高端智庫而言，差異體現在規模、歷史與負責人行政級別三個變量；對省（市）社會科學院而言，差異聚焦於負責人工作年限這一變量。第一，在智庫負責人教育背景強但工作年限短時，對位於大灣區之外、人均 GDP 較高的省份的國家高端智庫而言，智庫規模大小、歷史、負責人行政級別共同影響了智庫的社會影響力。第二，在負責人行政級別為省部級及以上、負責人教育背景強時，對於歷史悠久、位於大灣區之外人均 GDP 較低的省份的大型省（市）社會科學院而言，負責人工作年限影響了智庫的社會影響力。

表 6 條件變量構型與組合分析（社會影響力）

條件變量	情況 1		情況 2	
	國家高端智庫		省（市）社會科學院	
是否有社會影響力	是	否	是	否
(1) <i>Top</i>	●	●	○	○
(2) <i>Ss</i>	○	○	●	●
(3) <i>Edu</i>	○	○	○	○
(4) <i>Size</i>	●	○	●	●
(5) <i>Location</i>	○	○	○	○
(6) <i>History</i>	/	○	●	●
(7) <i>Rank</i>	/	○	●	●
(8) <i>Expertise</i>	●	●	●	●
(9) <i>Year</i>	○	○	●	○
(10) <i>GDP</i>	●	●	○	○
淨覆蓋度	0.235	1.000	0.043	0.006

資料來源：數據來自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以及“中國經濟社會大數據研究平台”，[www.cnki.net](http://www.cnki.net)，2020年6月1日讀取；各智庫官網。

## (3) 決策影響力的定性比較分析中的條件組合分析

本文將三類智庫的社會影響力取值為 1 後，採用清晰集定性比較分析法分析出九個條

件組合的複雜解，其中國家高端智庫有七個；省（市）社會科學院有一個；高校智庫有一個。總覆蓋度為 0.548，一致性為 1。類似地，以決策影響力取值為 0 後進行分析，共分析出 15 個條件組合的複雜解，其中國家高端智庫有一個；省（市）社會科學院有六個；高校智庫有八個。總覆蓋度為 0.874，一致性為 0.984。

通過對比存在／不存在決策影響力的條件組合情況，本文分析了三類智庫的機構特徵如何與負責人特徵，以及環境特徵等變量發生相互作用，從而影響智庫的決策影響力。研究發現，三類智庫決策影響力的差異，核心源於同一類型在“有決策影響力”與“無決策影響力”狀態下，二至三個具體條件變量的“出現(●)”“不出現(○)”或“無關(/)”差異(表 7)：對國家高端智庫而言，差異體現在規模與歷史兩個變量；對省（市）社會科學院而言，差異聚焦於智庫地理位置、負責人行政級別與負責人教育背景三個變量；對高校智庫而言，差異則來自歷史、負責人工作年限與所在省份人均 GDP 三個變量。第一，在智庫負責人行政級別低於省部級、教育背景強且工作年限長時，對於位於大灣區外、人均 GDP 較高的省份的國家高端智庫而言，智庫規模和歷史共同影響了智庫的決策影響力。第二，在智庫規模大、歷史悠久、位於人均 GDP 較高的地區時，對於負責人工作年限較短的省（市）社會科學院而言，是否位於大灣區、負責人行政級別和教育背景共同影響了智庫的決策影響力。第三，在智庫規模小，沒有位於大灣區時，對於負責人行政級別低於省部級，但教育背景強的高校智庫而言，智庫歷史、智庫負責人工作年限、智庫所在省份人均 GDP 共同影響了智庫的決策影響力。

表 7 條件變量構型與組合分析（決策影響力）

條件變量	情況 1		情況 2		情況 3	
	國家高端智庫		省（市）社會科學院		高校智庫	
是否有決策影響力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1) <i>Top</i>	●	●	○	○	○	○
(2) <i>Ss</i>	○	○	●	●	○	○
(3) <i>Edu</i>	○	○	○	○	●	●
(4) <i>Size</i>	●	○	●	●	○	○
(5) <i>Location</i>	○	○	●	○	○	○
(6) <i>History</i>	/	○	●	●	●	/
(7) <i>Rank</i>	○	○	●	○	○	○
(8) <i>Expertise</i>	●	●	●	○	●	●
(9) <i>Year</i>	○	○	○	○	●	○
(10) <i>GDP</i>	●	●	●	●	○	/
淨覆蓋度	0.063	0.010	0.031	0.011	0.031	0.317

資料來源：數據來自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以及“中國經濟社會大數據研究平台”，www.cnki.net，2020年6月1日讀取；各智庫官網。

## (三) 文獻比較與結果討論

## (1) 文獻比較

由於 Zhu 在分析智庫影響力的影響因素時使用的分析框架適合研究智庫對大灣區政策規劃的影響力，本文與之作出比較，<sup>①</sup>得出了學術影響力的相關結論（表 8）。一方面，本文與 Zhu 的研究結果均表明，智庫規模、歷史、負責人碩士學歷、負責人工作年限、負責人海外留學經驗、所在省份的知識發展水平的係數均不顯著。<sup>②</sup>另一方面，智庫負責人行政級別均能顯著增加智庫的學術影響力。但在本研究中負責人的博士學歷不能顯著增加智庫學術影響力。這可能是人力資本的時滯性導致負責人學歷對智庫影響力的作用不顯著。<sup>③</sup>

表 8 智庫學術影響力因素比較

變量	中國智庫的灣區政策 影響力	Zhu (2011) 中國智庫的所有政策影響力	影響十分相似或一致
<b>智庫機構特徵</b>			
<i>Top</i>	/	/	/
<i>Ss</i>	/	/	/
<i>Size</i>	不顯著增加	不顯著增加	是
<i>Location</i>	/	/	/
<i>History</i>	不顯著增加	不顯著增加	是
<b>智庫負責人特徵</b>			
<i>Rank</i>	省部級及以上行政 級別基本顯著增加	司局級及以上行政級別 顯著增加	是
<i>PhD</i>	不顯著增加	顯著增加	否
<i>Ms</i>	不顯著增加	不顯著增加	是
<i>Year</i>	不顯著增加	不顯著增加	是
<i>Overseas</i>	不顯著增加	不顯著增加	是
<b>外部環境特徵</b>			
<i>GDP</i>	不顯著增加	知識發展指數不顯著增加	是

註：表 8-10 中，對於本文涉及但在 Zhu 的 2011 年的研究中未測量、未報告或未涵蓋的變量，採用“/”予以標示。

資料來源：數據來自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以及“中國經濟社會大數據研究平台”，www.cnki.net，2020 年 6 月 1 日讀取；各智庫官網；Zhu, Xufeng. “Government Advisors or Public Advocates? Roles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Vari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207, 2011, pp. 668–86。

社會影響力的結果對比見下表（表 9）。一方面，根據本文的負二項迴歸分析結果，智庫負責人行政級別和智庫所在省份的知識發展指數均顯著增加了智庫的社會影響力。但

<sup>①</sup> Zhu, Xufeng. “Government Advisors or Public Advocates? Roles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Vari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207, 2011, pp. 668–86.

<sup>②</sup> Zhu, Xufeng. “Government Advisors or Public Advocates? Roles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Vari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207, 2011, pp. 668–86.

<sup>③</sup> 朱承亮等：〈人力資本、人力資本結構與區域經濟增長效率〉，《中國軟科學》（北京），第 2 期，2011 年，頁 110–19。

是，本文未發現智庫歷史、負責人碩士學歷、負責人工作年限，以及海外留學經驗顯著增加了社會影響力，這與 Zhu 的結論一致。<sup>①</sup>另一方面，雖然結果顯著性不高，但本文發現規模大的中國智庫增強了社會影響力的結論與其餘國內外文獻一致。<sup>②</sup>然而，智庫負責人的博士學歷對智庫社會影響力的影響卻不顯著。

表 9 智庫社會影響力因素比較

變量	中國智庫的灣區政策 影響力	Zhu (2011) 中國智庫的所有政策影響力	影響十分相似或一致
<b>智庫機構特徵</b>			
<i>Top</i>	/	/	/
<i>Ss</i>	/	/	/
<i>Size</i>	與智庫影響力有關聯	不顯著增加	否
<i>Location</i>	/	/	/
<i>History</i>	不顯著增加	不顯著增加	是
<b>智庫負責人特徵</b>			
<i>Rank</i>	省部級及以上行政 級別基本顯著增加	司局級及以上行政級別 顯著增加	是
<i>PhD</i>	不顯著增加	顯著增加	否
<i>Ms</i>	不顯著增加	不顯著增加	是
<i>Year</i>	不顯著增加	不顯著增加	是
<i>Overseas</i>	不顯著增加	不顯著增加	是
<b>外部環境特徵</b>			
<i>GDP</i>	可以顯著增加	知識發展指數可以顯著增加	是

資料來源：數據來自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以及“中國經濟社會大數據研究平台”，www.cnki.net，2020年6月1日讀取；各智庫官網；Zhu, Xufeng. “Government Advisors or Public Advocates? Roles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Vari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207, 2011, pp. 668–86。

決策影響力的結果對比見下表（表 10）。一方面，根據本文的負二項迴歸分析結果，智庫歷史、負責人海外留學經驗及智庫所在省份的知識發展水平均未顯著增加決策影響力，這與 Zhu 的結論一致。<sup>③</sup>另一方面，本文未發現智庫負責人的碩博學歷顯著增加了決策影響力。此外，大規模智庫顯著增加了決策影響力的結論與其餘國內外文獻一致。<sup>④</sup>並且，智庫負責人的工作年限顯著增加了智庫的決策影響力。

<sup>①</sup> Zhu, Xufeng. “Government Advisors or Public Advocates? Roles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Vari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207, 2011, pp. 668–86.

<sup>②</sup> Rich, Andrew, and R. Kent Weaver. “Think Tanks in the U.S. Media.”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vol. 5, no. 4, 2000, pp. 81–103；陳升、孟漫：〈智庫影響力及其影響機理研究 —— 基於 39 個中國智庫樣本的實證研究〉，《科學學研究》（北京），第 9 期，2015 年，頁 1305–12。

<sup>③</sup> Zhu, Xufeng. “Government Advisors or Public Advocates? Roles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Vari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207, 2011, pp. 668–86.

<sup>④</sup> Eising, Rainer. “The Access of Business Interests to EU Institutions: Towards Élite Pluralism?” *EU Lobbying: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edited by David Coen, Routledge, 2007, pp. 52–71；陳升、孟漫：〈智庫影響力及其影響機理研究 —— 基於 39 個中國智庫樣本的實證研究〉，《科學學研究》（北京），第 9 期，2015 年，頁 1305–12。

表 10 智庫決策影響力因素比較

變量	中國智庫的灣區政策 影響力	Zhu (2011) 中國智庫的所有政策影響力	影響十分相似或一致
<b>智庫機構特徵</b>			
<i>Top</i>	/	/	/
<i>Ss</i>	/	/	/
<i>Size</i>	與智庫影響力有關聯	不顯著增加	否
<i>Location</i>	/	/	/
<i>History</i>	不顯著增加	不顯著增加	是
<b>智庫負責人特徵</b>			
<i>Rank</i>	省部級及以上行政 級別基本顯著增加	司局級及以上行政級別 顯著增加	是
<i>PhD</i>	不顯著增加	顯著增加	否
<i>Ms</i>	不能顯著增加	顯著增加	否
<i>Year</i>	顯著增加	不顯著增加	否
<i>Overseas</i>	不顯著增加	不顯著增加	是
<b>外部環境特徵</b>			
<i>GDP</i>	不顯著增加	知識發展指數不能顯著增加	是

資料來源：數據來自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以及“中國經濟社會大數據研究平台”，www.cnki.net，2020年6月1日讀取；各智庫官網；Zhu, Xufeng. “Government Advisors or Public Advocates? Roles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Vari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207, 2011, pp. 668–86。

## (2) 結果討論

本文對負二項迴歸模型與定性比較分析的結果採用“分述—對比”的邏輯展開討論：首先，獨立闡釋負二項迴歸模型結論，明確智庫負責人行政級別、所在省份人均 GDP 等單一變量對學術、社會與決策三類影響力的獨立作用及顯著性差異；其次，單獨呈現定性比較分析結果，通過三組條件組態（如“智庫負責人行政級別較高，但教育背景較弱且工作年限較短，智庫位於大灣區外、人均 GDP 較高地區的大型國家高端智庫”），揭示多變量以“組合”形式影響智庫影響力的具體路徑與適用場景；最後，對比兩類分析結果，指出定性比較分析對負二項迴歸的補充價值——如迴歸中不顯著的智庫規模、負責人教育背景等變量，在特定場景（如國家高端智庫、省（市）社會科學院）的條件組合下，仍為影響智庫影響力的關鍵因素，進一步釐清了變量發揮作用的邊界條件與適用情境。

第一，本文通過分析智庫對大灣區政策規劃的學術、社會與決策影響力的影響因素發現，智庫的歷史、負責人的碩博學歷、負責人的海外留學經驗，以及所在省份人均 GDP 對智庫的學術、社會和決策影響力的影響均不顯著。第二，智庫負責人行政級別是其學術與決策影響力的重要因素。第三，智庫的規模能略微增加智庫的社會和決策影響力，但對其學術影響力沒有太大作用。第四，智庫所在省份人均 GDP 能顯著增加智庫的社會影響力，但對其學術與決策影響力的作用不顯著。第五，智庫負責人工作年限與智庫的決策影響力有關聯，但對學術和社會影響力的作用不明顯。

進一步比較智庫對大灣區政策規劃的影響力模式，本文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發現：第一，在智庫負責人行政級別較高，但教育背景較弱且工作年限較短的時候，對於位於大灣區外、人均 GDP 較高的地區的大型國家高端智庫而言，其獲得學術影響力與決策影響力的可能性均較高。第二，在智庫負責人行政級別較低，但教育背景較強且工作年限較長的時候，對於位於大灣區外、人均 GDP 較高的地區、歷史較短的國家高端智庫而言，其獲得社會影響力與決策影響力的可能性均較高。第三，在智庫負責人行政級別高、教育背景強，但工作年限短的時候，對於位於大灣區人均 GDP 較高的地區、歷史悠久的大型省（市）社會科學院而言，其獲得學術影響力與決策影響力的可能性均較高。

本文使用的定性比較分析進一步補充了負二項迴歸的結果。具體而言，定性比較分析關注了多個不同的條件變量如何以“組合”的形式影響了最終的結果，因此，它對負二項迴歸結果起到補充作用。

第一，本文的負二項迴歸分析結果表示智庫規模、負責人教育背景、負責人工作年限對於學術影響力無顯著提高作用，但通過定性比較分析進一步分析，本文發現在具體條件下智庫規模仍然是促進國家高端智庫和高校智庫學術影響力的關鍵。此外，負責人教育背景是促進省（市）社會科學院獲得學術影響力的重要因素；負責人工作年限是促進省（市）社會科學院和高校智庫獲得學術影響力的關鍵。

第二，雖然本文的負二項迴歸分析發現智庫歷史和負責人工作年限不能顯著增加社會影響力，但通過定性比較分析的進一步分析發現，負責人工作年限是省（市）社會科學院獲得社會影響力的關鍵。

第三，通過定性比較分析進一步發現，負責人的教育背景是省（市）社會科學院獲得決策影響力的關鍵，此外，智庫的悠久歷史和負責人較長的工作年限是高校智庫獲得決策影響力的關鍵。

## 五、結論

現有文獻普遍採用定性分析方來研究智庫影響力，大部分文獻僅將智庫簡單分為半官方智庫和民間智庫，或未全面控制智庫的機構特徵、負責人特徵和環境特徵，未從智庫提升大灣區治理能力的角度進行定量分析。本文將智庫分為國家高端智庫、省（市）科學院智庫和高校智庫，採用中國 221 家智庫資料，通過負二項迴歸以及定性比較分析的方法，實證分析了中國智庫對大灣區政策規劃的影響力的影響因素。

本文從單個影響因素和多個影響因素兩個角度出發，研究了智庫對大灣區影響力的影響因素。單個影響因素方面，國家高端智庫、省（市）社會科學院、位於大灣區的智庫，均能顯著提高智庫的學術、社會和決策影響力。智庫負責人的行政級別是影響智庫決策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和學術影響力的關鍵因素。智庫所在省份人均 GDP 顯著增加了智庫的

社會影響力，但對智庫的學術與決策影響力的作用不顯著。智庫的規模是影響智庫的社會影響力和決策影響力的重要因素，但對學術影響力沒有太大作用。智庫負責人工作年限略微增加了智庫的決策影響力，但對學術和社會影響力作用不明顯。

在多個影響因素方面，本文通過定性比較分析法得出了國家高端智庫、省（市）社會科學院和高校智庫對大灣區政策規劃影響力因素的影響因素組合模式。具體而言，在智庫規模大、歷史悠久且位於大灣區外、人均 GDP 較高的省份時，對於負責人行政級別低於省部級的省（市）社會科學院而言，負責人教育背景和工作年限共同影響着智庫的學術影響力。在負責人行政級別為省部級及以上、教育背景強時，對於歷史悠久、位於大灣區外、人均 GDP 較低的地區的大型省（市）社會科學院而言，負責人工作年限作為單一條件變量，是智庫的社會影響力的關鍵。在智庫規模小且不位於大灣區時，對於負責人行政級別低於省部級，但教育背景強的高校智庫而言，智庫歷史、工作年限、智庫所在省份人均 GDP 影響着智庫的決策影響力。根據這三個結論，對於大灣區外的智庫而言，負責人的工作年限能結合其他條件對智庫影響力產生重要作用。

本文選取了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以及“中國經濟社會大數據研究平台”作為因變量的客觀數據來源，主要考慮了智庫的決策影響力、學術影響力和社會影響力。對此，本文全面控制了智庫的機構特徵、負責人特徵和環境特徵，以避免內生性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智庫的影響力還包括國際影響力和非公開成果。雖然陳升和孟漫的研究在只考慮了智庫在黨報中的出現條數的情況下，已得到了有效的結果。但相比之下，本文不僅考慮了中央級黨報，還加入了省級黨報，因此本文的結果具有較高的無偏性。對於智庫的國際影響力，本文認為在研究同樣的課題時應當將其作為因變量，以分析其影響因素，並且它可以單獨作為一個話題進行分析。

至於如何對比智庫的學術、社會、決策影響力及其影響因素？如何分析智庫對中國其他重要政策的影響？如何檢驗智庫全體專家的專業能力與社會網絡對政策的影響？如何分析中國政策諮詢的市場化程度對智庫影響力的作用？這些問題仍待進一步深入研究。